



很多为人处事的方法，工作怎么做，对父母怎样做，社会风尚都在里面，所以当年说书先生每到一处都很受欢迎。”在他看来，评弹的调派各有特色，“老师们根据自己的嗓音，根据自己所演的人物来创造，有高亢的，有宽广的，还有些是比较尖的，我们是说唱艺术，流派叫作‘调’而不是‘派’，吴方言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，普通话有四个音调，苏州话有八声，其中蕴含了当地的细节和民俗”。

海派文化

尽管拥有着极为丰厚的“艺术家底”，但高博文也清楚地认识到，优秀传统文化仅仅只有继承是不够的，必须跟上时代的需求和观众审美情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。“近年来，上海评弹团始终秉承守正创新理念，传承和发展并举。我们建立了清晰的有针对性的继承谱系，让每一位青年演员充分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内涵，感受到自己身上承担的重大责任，并以科学的激励机制来鼓励他们，通过传承书目对唱腔流派和表演风格也都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继承，使这些优秀的评弹瑰宝得以继续流传后世。”

如何让评弹走近年轻人，高博文一直在探索评弹的跨界，从“摇滚评弹”“爵士评弹”，到和流行歌手跨界，再到极具创新的新评弹作品。“现在年轻人的节奏、审美、情趣，和过去大不相同，评弹要献给今天的年轻人，必须要改变它。但是这个改变建立在丰厚的文化底蕴上，而不是彻底把过去抛弃来新的，新的人也不爱，老的人也不要听。所以我们承担的责任非常重，必须有几条腿同时迈进。时代在变，节奏在加快，我们必须要向年轻人讨教，比如评弹《繁花》把当代的时尚元素融进去，所以很受年轻人欢迎。”

“写《繁花》的阶段，我耳朵边一直有一位苏州口音的上海老先生，一个人慢慢讲，声音不温不火，不高不低。再麻烦的背景名堂，再吵闹的男女对白，先生总是笃定泰山，有哭有笑，有俗有雅，说得源源不断，像是用不着我考虑，我只要听，只要记就可以了，真是特别……今朝是高博文先生来说《繁花》，像这个过程今朝又回转了，回到一部评弹说书先生的书里，有意思，苏州口音，上海口音的老先生一转身，回进了传统大世界，一个可以开口说，开口唱的环境，我这是做梦，还是真的，蛮好蛮好，我乐观其成的，谢谢高先生。”这是《繁花》作者



评弹《千里江山图》剧照。

金宇澄早年听了评弹版《高博文说繁花》后说的一段话。正如一部《繁花》，无论是电视剧版还是话剧版抑或评弹版，响还是不是响，其实都绽放了属于上海的时代底色。

从2016年开始，《高博文说繁花》一上演便大受欢迎，无论是在书场、小剧场、大剧场，甚至室外演出，观众都络绎不绝，这部改编自金宇澄的茅盾文学奖获奖沪语小说的评弹作品，描写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间阿宝、沪生、小毛等一众上海人的生存状况。演出按照评弹的叙事传统，每一回书目对应小说的一个章节，既相互关联又具有独立性，一回书讲述一个原汁原味的海派故事，包罗万象，精彩纷呈。

《高博文说繁花》人物繁多，关系交错，情节密集，演出以苏州方言为主，人物对话以上海方言为主，弹唱则保持评弹的传统曲调，保留了这一曲种的独特韵味。以往，评弹所有的演员一开场就会出现在舞台上，但《高博文说繁花》做出了改变，用了更加“戏剧”的方式：开场两位说书人在叙述时代背景时，表演沪生和梅瑞的演员并未上场，而是在场下等待自己的戏份。当两位说书人迅速将时代背景叙述完之后，并非生硬地说“书归正传”，而是由画外音（当时的流行歌曲）自然地引出梅瑞的出场……正如金宇澄所说的那样，《繁花》是要“使得外地的朋友能够了解上海的市民生活是什么样子”。

对此，高博文表示，只有对传统评弹感悟得深，才能创新，才能演好《繁花》。作为一门叙事性的艺术，评弹的叙事方式有别于小说、戏剧、电影等，其一大特点是着力于人物性格的刻画、内心世界的描摹和矛盾冲突的开掘，有时不惜加以浓墨重彩的渲染和精雕细刻的描绘。于是在原著的深刻体会下，再结合评弹艺术的特点，便有了《高博文说繁花》。“这是评弹